

第十三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当风吹来时

景雨萌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4 级)

秋尘又把身上的风衣裹紧了。

天津的秋天快得让人无所适从，来不及更替的衣柜，半夜触碰到的透着凉气的薄被。来北方读大学快一个月了，从小生活在南方的秋尘从来不知道秋天是这样凛冽的。如果南方是一块棉花糖，咬下去便温柔得分不开，那北方就是冻脆的姜糖，硬生生，嘎嘣脆。

她忽然想起郁达夫了，当时老师在讲台上极度深情并茂地念着：“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那时候是初夏，温热的阳光浸润了教室每个角落，一点儿也不悲凉。秋尘趴在课桌上玩弄着手里的黑色水笔，眼睛紧紧盯着前排夏童的后脑勺。夏童和其他男生不一样，秋尘坚定地认为。她咬了咬笔头，默默地肯定自己的想法。她看到树叶影子的碎片落在他颈后细密的绒毛上，风吹叶动，闪烁着温柔的光。

她戳了戳夏童的后背：“你说秋天不是和夏天一样儿有什么冷的。”

夏童微微转头：“别闹，上课呢。”

秋尘有点不开心，虽然知道自己男朋友就这副德行，好像讲台上语文老师才是他女朋友似的，但心里面好像还是进了一粒沙子，怎么去包裹它都咯人。

秋尘有点想夏童了。自己当时一定要去北方闯出新天地的豪迈心情，这会儿全部都被风刮跑了。自己从小就固执，唯唯夏童的话听得进去，可是这次他也没有拦住自己。夏童抱着自己一直小声说，听话，别去了。可当时自己一意孤行，没人陪也要去。

秋尘打了电话过去。一次，两次，第三次接了。

“喂，在哪儿呢。”

“哎我在打球呢，热死了出一身汗不说了啊乖。”

连停顿都带着热熏熏的喘息，秋尘闭着眼也能回忆起那熟悉的呼吸声，每次打完球，夏童都会气喘吁吁地来找她要水喝。看到他仰头喝水时滑动的喉结，

自己的心也跟着上下摆动着。可是自己现在很冷呢。秋尘蹲下身，觉得自己缩成一团会暖和许多，她一直拿着手机，那边 1000 多公里以外的热气也好像沁了出来，潮湿，粘黏，却连着周围干冷的空气把自己包围得更紧。

原来一直以为秋天只有“秋老虎”，所以每次读课文读到秋高气爽什么的总想笑出声，夏童总嘲笑她见识短浅，说以后带她去北方看看。现在却是自己一个人拖着箱子来到了这里，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秋高气爽。

她发了一条短信：“打完球赶紧洗澡，别光着身子感冒了。”像是回应一般，秋尘打了一个喷嚏。秋尘给夏童发短信打字总是特别慢，因为享受这个过程，她喜欢和夏童交流多过肢体动作，所以当初说分开 1000 多公里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反正还是可以聊天的，每每想到这里，秋尘总是很知足。

秋尘还没有完全适应大学生活，自己是慢热的人，总是不善于结交新朋友。看到刚开学那天晚上，班上有女生迅速熟络起来她总觉得很神奇。是从哪里找到共同话题的呢，怎么开口都会尴尬吧。秋尘像是套上了透明的软软的壳。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总会尴尬，周围全是甜蜜的情侣或是结伴的人群。秋尘老是觉得有人议论自己怎么是一个人，所以吃饭的时候会一直拿着手机把玩，好像手中的玩具就是一直陪伴自己的人。轻轻划开锁频，没有消息，锁频。再来一次。秋尘努力让自己显得很繁忙。她吃饭的时候总会去想夏童，他那么随和的人一定好多人陪他吃饭，他喜欢辣菜，水煮肉片或者回锅肉。人多的话他一定会主动会提出合伙点菜吃饭，他会考虑所有人的口味，就像原来他们吃饭他会点一白一辣一份汤。想到这里看到自己的碗里的白菜土豆，顿时没有了胃口，饭菜不合口也是秋尘不适应的原因之一。

她很少联系夏童。自己原来一向被宠着，从来都是夏童找她。分开这么久，他好像特别忙。军训，社团，上课，作业，朋友。所有这些会让秋尘无法承受的事夏童永远处理的井井有条。她可以想到新的老师会夸他懂事，严谨，聪明。就像原来任何一个老师的赞扬一样，换汤不换药。她想起原来每次老师夸奖他的时候自己总会笑出声，然后夏童大大的白眼就送过来了。夏童在她眼里是不一样的，有不一样的好，所有人都不明白，只有自己知道。想到这里，秋尘抿嘴微笑，小小的骄傲在心底慢慢绽放。

夏童没有回她短信，她已经为他想好了无数个理由，所以没有太在意。秋尘站了起来，脚微微有点麻木，她揉了揉，准备走进对面的商场，买一条围巾寄给夏童。她一眼就看上了那条深蓝色的羊绒围巾。浅浅一层绒毛，她又想到了那个午后。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夏童最近出现在脑海中的样子总是一个部分，

却异常清晰，生动得让她颤抖，仿佛一抬手触摸可及。夏童趁售货员不注意翻了翻价签，她轻轻“啊”了一下，那个价钱不是现在的她可以接受的。高中时候买东西秋尘从来不在意这些数字，夏童每次都会叹着气揉她头发：“大小姐，节约一点好吗，以后怎么养你？”秋尘总是笑嘻嘻地说他那么本事一定养得起。秋尘突然很害怕，现在钱包厚度给予她的安全感远比千里之外的夏童真实可触。为了反驳自己内心深处这种荒唐可笑的想法，她一咬牙扯下了价签，大不了下个星期吃素好了。高中时候秋尘给夏童买了一双球鞋，高帮，纯白，牛皮。夏童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穿着它，一直到发黄，裂口，还是舍不得扔。这让秋尘很骄傲，她觉得珍惜自己送的礼物就像疼爱她自己一样。她双手深深插入揉成一团的围巾，那种温柔就像夏童亲吻着她的额头。

傍晚时候，秋尘回到了宿舍。下铺的女生看到购物袋，随口问了一句也没多说。她们不知道夏童。不过没关系。秋尘不喜欢拿夏童炫耀，尽管他优秀得让他身旁的自己都在发光。高中三年，秋尘从来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发过一张合照，每次看到朋友们甜蜜的照片，她心跳都会快一拍。她有时候也想这样，但是一想到两个人对着镜头故意摆着亲密的姿势，总觉得尴尬，也就不了了之。而夏童也从来不会在意这些，有时候秋尘想夏童的时候，翻完相册却只有他的一张标准照。

下铺的女生正在打电话，和学长打得火热。也不是没有人对秋尘感兴趣，秋尘一概不理。夏童就像气球一样膨胀在秋尘身体的每个角落，它们24小时都在叫喊着夏童的名字，虽然只有秋尘听得到。

手机被捏在秋尘的掌心，沾染上了思念的温度。夏童还是没有回短信。秋尘想再补发一条，但是又觉得这样会让夏童占了上风。于是心烦意乱地划开解锁，又锁上。来来回回，屏幕一亮一灭，如星星一般闪烁，像是夏童眨动的眼睛。秋尘半夜凉醒了，睡前拿着手机忘记盖被子了，她老觉得十月份不到却冷得像南方的十一月太诡异了，她坚信自己十二月份不上课是不会出门的。划开屏幕，墙纸是放大的标准照，夏童的脸被拉得有些变形了，秋尘吃吃地笑了起来。她看到了短信提示，心跳莫名加快。刚才凉爽光滑的皮肤沁出了薄薄一层汗，有些粘腻。她重重地点了一下屏幕，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夏童的短信，要把每个字慢慢嚼碎，吞进肚子里。

“回宿舍了。热。”

是晚上十一点半发来的。那时候秋尘睡的正香——下午走得有些累了。秋尘有种说不出的慌张，好像黑夜张开了大口马上要把她吞噬却没有谁来救她的

无助。她到北方以来，不能及时回复的时间的差距总让他们之间的对话支离破碎。没有接点的沟通让秋尘细小的思念无处安放。她怕不久以后只有清晨与深夜的问候让千里之外的夏童还能在迎接与送别每一天时想起她。想到原来手臂一伸就能碰到前面夏童突出的脊梁的日子，有些后悔自己的固执。她小心翼翼地回了短信，生怕自己的动静会吵醒应该在熟睡的夏童。

“晚安。我买了围巾给你，你不要感冒了。”

第二天早上，秋尘是被电话吵醒的。

“喂，还在睡呐。”

秋尘一向起得晚，头还晕乎乎的。但是夏童声音太熟悉，却又太陌生，她一下子惊醒了。好像陈放了好多年的香槟，“嘭”被打开了，满是白色丰盈的泡沫，却也比不上秋尘内心的轻快，要飞起来一般。

“没，正起来。”

“宝贝儿你寄什么围巾啊想热死我啊。”

“啊？没啊，特别冷，怕你感冒了。”

“感冒什么呀，你注意身体，我有事儿，先挂了。”

秋尘怔怔地听着忙音，她突然发觉夏童喜欢挂她电话了。原来从来都是夏童非要等她先挂。内心的极度不平衡像藤蔓缠绕上来。她觉得自己好像落后了，所有人都很忙都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自己就像折损的画片，任凭别人怎么拍都不会翻动起来。秋尘极其麻利地洗漱，脑子里面迅速给自己安排了满满的一天，一种落后的不安让她心烦意乱。

秋尘忘记换衣服了，还是昨天那件薄薄的风衣。原来总会有夏童发来的天气预报的截图，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收到了，可能定位太慢了吧。秋尘暗暗佩服自己，觉得自己总是能找到最恰当的理由安慰自己，让自己开心起来。

快递的门店里面总是混乱的，满地的包裹马上就会被送到不同的角落。两头都是满满的期待或者惊喜吧。秋尘找了个可以坐下的地方，一笔一画地填写着单子，她很认真，额头上出了汗可能是太着急，手有点发抖，或者是桌面不平，字写得歪歪扭扭。秋尘十分不满意，坐在那里纠结了好久，还是红着脸找老板重新要了一份快递单。她想让夏童看到她一手好字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围巾是早上自己整整齐齐放进口袋里面的，现在被一股脑儿塞进了包裹，贴上了封条。秋尘有些失落，自己还来不及好好看一眼它，虽然昨天已经抚摸了无数次，熟悉所有的缝线，甚至好像已经看到了夏童戴上它的样子。包裹被不经意地丢到了地上，又被无数包裹所湮没。秋尘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想她

一样的人在期待些什么，又渴望找回些什么。

秋尘也不想知道，她轻声对自己说：“没事儿，会喜欢的，可是一个星期饭钱呢。”

风又吹了起来，旁边小孩的气球被吹到了树上，枯枝划拉一下刺破了气球，只剩下艳丽的外壳耷拉在树梢。秋尘裹紧了风衣，离开了。